

大会

正式记录

第五十二届会议

第十六次全体会议

1997年9月29日,星期一,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乌多文科先生 (乌克兰)

嗣后:艾殊曼贝托娃夫人(副主席) (吉尔吉斯斯坦)

嗣后:乌多文科先生(主席) (乌克兰)

下午3时05分开会。

玻利维亚共和国宪制总统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将军阁下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首先听取玻利维亚共和国宪制总统讲话。

玻利维亚共和国宪制总统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将军在陪同下走进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玻利维亚共和国宪制总统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将军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班塞尔·苏亚雷斯总统(玻利维亚)(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请让我向你转达玻利维亚政府和人民对你的祝贺。你的当选是当之无愧的,是对你的工作和威望的恰当承认。

也让我赞扬马来西亚大使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的工作,他如此出色地主持了上一届大会的审议。

最后,我祝贺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他对世界和平与合作事业的贡献已为他赢得了本组织会员国的一致感谢。

拉丁美洲所有国家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按照自己的速度摆脱了长达数10年的意识形态对抗和经济危机。它们开放了市场,控制了通货膨胀,减少了赤字并实现了公有企业的私有化。它们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了本国的民主体制结构,确立了新领导人,并恢复增长进程。

然而,结构性调整的各种老问题却显现了出来,这些问题因危急时期而加剧。显然其中最重大的问题是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及其后果:排斥、贫困、暴力和社会分裂。这些不公平现象使极其富裕者与收入仅够糊口者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没有社会安全制度来保护贫困者,减轻他们所遭受的打击,使他们康复,以使他们能过创造经济价值的生活。因此,在我们大陆上,暴力和不满的潜在影响正日益增加,并越来越危险。

然而,除了这些因素外,拉丁美洲达到了向前迈进和实现增长的所有必要条件,因为它有能力和勇气继续变革--增加社会的知识储存,创造新的竞争优势,消除国内边缘化现象,减少赤贫,重建国家以及在世界政坛上以自己的声音说话。

教育是所有这些目标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先决条件。不在教育领域进行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我们就不能实现这些目标,也不能应付我们时代的挑战。

今天,拉丁美洲不再要求其他国家做它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这方面的一个证明是最近在加强经济一体化机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例如安第斯集团和南锥体共同市场(南方市场)。该区域也正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它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关系。旧的戒备性和不信任的态度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种信念:有必要将拉丁美洲的经济融入当今生产和技术发展的洪流之中,吸引投资,为其产品打开自己的市场大门,同时又保持自身的特性,坚持其价值观并照顾其利益,时刻铭记这样一个事实:它的力量是否强大取决于自身的市场和资源。

我要重申玻利维亚对地雷问题的关切。不可理解的是,在我们力求跨越以促进贸易和一体化的边界地区却布满了危害平民和威胁他们基本权利的战争装置。我们深信,受这个问题直接影响的区域的各国政府将会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众所周知的一个公认事实是,智利在我们的共同边界沿线埋下许多地雷。因此,地雷问题与玻利维亚有着特别和直接的关连。根据在奥斯陆所作的承诺,依照道义的要求以及邻国之间应发扬统合精神的必要性,排除这些地雷是一项当务之急。回避这个问题是国际社会不希望看到的态度。所需要的是促进必须向本国边界地区灌输团结观念的国家之间和平的坚定决心和真诚意愿。

自独立初期以来,玻利维亚就拒绝把使用武力和军备竞赛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工具。因此,我们在道德上有义务谴责那些力图刺激战略物质的采购,从而破坏我们迄今在维护我们大陆和平方面所取得成果的商业利益集团。

我叙述拉丁美洲的变革进程是为了说明我们每个国家的情况发展在何种程度上构成更广泛和更全面历史趋势的一部分。然而,玻利维亚的变革有着自己的特征。在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对抗之后,我们恢复了玻利维亚的民主和经济自由。我们本着尊重人权和自由的精神,充分支持玻利维亚的政治制度,促成了玻利维亚目前的普遍经济增长和发展。应该强调,这是一个和平的重建过程--是民主对话的结果。

我国政府是人民授权的产物,它代表了 70%的玻利维亚选民。然而,我们必须继续向前迈进,扩大对话与共

识的范围,使各个社会机构及其领导人都参与确定玻利维亚主要发展目标和我国 21 世纪战略主要大纲的任务。这是我最近要求开展全国对话的目的,它得到了所有政治派别--政府和反对派;教会;私营企业以及农民和工人--的支持。

当然,我们正建设的这个新国家正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并怀着新的信心展望未来。现在应该重申玻利维亚在我们大陆的角色--它在美洲各大盆地和各大文化交汇处作为交叉点和接触场所起的作用。玻利维亚的重要地理位置可能成为它的主要相对优势之一和提高国家的国际地位的一个基本要素。

然而,这尚未成为现实。这是一项尚待完成的任务,一个尚待实现的诺言。为此,玻利维亚将需要重建其航海能力;降低其产品的运输费用;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出口部门并使之与太平洋和大西洋连接在一起。我们必须把我国作为这个大陆的一部分加以看待和理解。

玻利维亚与南方市场的联系不仅是因为它希望建立历史友谊而且也是由于玻利维亚发展的具体需要所致。玻利维亚东部地区异乎寻常的增长速度要求我们与大西洋沿岸邻国建立更密切和富有成果的关系。

在我们进行这项努力的时候,出现了美洲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发展行动之一。这项行动目前正在巴西、玻利维亚、巴拉圭、阿根廷和乌拉圭领土上展开。必须允许投资和技术在该区域内自由流动。我们必须围绕这一潜在因素,建立一个真正的共同市场--一个多边发展项目。它也将促进将我们各国融入世界经济。众所周知,巴拉圭--巴拉那水道是连接该地区的天然通道。

然而,这一重要项目已超出预想家的想象以及外交官谈判桌的范围。它现已由工程师和工人掌握。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之后,圣克鲁斯-圣巴勃罗-库里蒂巴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已经开始,它是玻利维亚领土中心通道的一个能源分配网络的第一段。这是该区域历史上最大工程项目之一。它将延伸 3 000 多公里,在 20 年的时间里将运送 70 亿立方尺的天然气,并将需要总额为 50 亿美元的投资。

玻利维亚的存在与太平洋直接相连,因此,我们一直饶有兴趣地关注汇合安第斯共同体巨大潜力的进程。这一潜力也出现在与我们直接相邻的地区。玻利维亚、秘鲁和智利的经济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的领土不仅是市场,而且是一体化的途径。秘鲁和智利的领土掌握着玻利维亚通向太平洋的门户,而玻利维亚的领土则打通了这些国家与该大陆辽阔的内陆地区之间的联系。

然而,我必须强调,现实仍然远远不及这种潜力。这方面的原因可在一场正好 100 年以前发生的战争中找到,其不良后果继续在我们国家间的关系中显现出来。无疑,这些后果的最不公正和最严重之处,就是强加给玻利维亚的地理封闭。

玻利维亚对返回太平洋并拥有主权以及自己的海岸线的要求,不能受到指责。这是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然而,首先是一项绝不能妥协的历史要求。收复我们暂时失去的入海口,是履行本大陆作为道路枢纽和汇合点的作用的重要条件。只要有必要,我国将一次又一次地求助于国际社会,以便提请它注意由于它对该大陆与和谐的很多影响而已经被认为是一项具有该半球永久利益的问题。我国政府不惜一切,一如既往地随时准备探索进行开诚布公的建设性对话的渠道。

非法贩运毒品的情况不公正地扭曲了玻利维亚的现实,影响并干涉了外部合作的适当进行。玻利维亚已作了很大的努力来控制这一问题。它不允许毒品贩运使其经济、体制和政治结构败坏得难以修补。它以非常和平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没有诉诸暴力。然而,毒品贩运的污点确实存在,我们虽然对它被放大的方式感到不安,但忽视它也是一种错误。

因此,我国政府已决定在我的政府任期内使玻利维亚脱离毒品贩运的途径。我们将利用与生产古柯的农民之间的对话和协商,以最终消灭非法作物。我们将对毒品贩运者不留情面。我们不会给他们一点喘息时间,直至把他们永远赶出玻利维亚的历史。

当然,这并不只是玻利维亚的问题,单以我们的行动也无法解决非法贩运麻醉品的全球和半球问题。这是一项涉及各方并需要人人作出承诺的问题。因此,现在应重申共同承担责任的原则。这一问题的特点和范围意味着不能通过孤立的努力来有效处理。无可否认,它需要各国采取坚定行动,尤其是那些受消费影响并拥有充足的经济资源来打击这一可怕罪恶的国家的行动。

我国重申,它致力于按照指导各国人民之间和谐共处的原则和价值观念进行的中东和平进程。然而,鉴于

紧张局势和新的对抗行动的再次出现,我们要求各方不要背弃已经作出的承诺。这是对维持该区域和平的坚定答案。

另一方面,玻利维亚满意地收到了秘书长提出一项广泛的联合国系统改革方案的倡议。我们认为,这是加强秘书处作用的关键。我们重申扩大和改革安全理事会的进程的重要性,以期纠正目前的不平衡现象,保证公平和非歧视性的地理分配,改进其决策机制,并使它成为一个能够以日益合法及代表组成联合国的国家的方式采取行动的机构。玻利维亚同意这种看法:即我们的目标应是取消否决权,而在过渡期间则把其使用限于根据《宪章》第七章所审议的问题。

玻利维亚重申它对指导全球团结 50 多年的原则的承诺。我们玻利维亚人认为,绝不能放弃确定国家无论大小或发展水平如何,都应互相尊重和保持主权平等的标准。我们也不能放弃和平解决争端、领土不可侵犯性和完整以及尊重希望不受威胁地保持其生活和政府制度的人民的自决的原则。

如果可从即将结束的世纪的经历中得到某种教训,那就是人类努力的多功能性。人类具有难以改掉的犯错误的趋势,但也具有改正错误并在废墟上建造新的自由和信仰之门的天赋。

随着新千年的到来,在这黑暗与黎明交织的时刻,我们必须从谦逊与希望的双重角度看待世界上的各种事件。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感谢玻利维亚共和国宪制总统刚才所作的讲话。

玻利维亚共和国宪制总统乌戈·班塞尔·苏亚雷斯将军在陪同下走出大会堂。

议程项目 9(续)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纳米比亚代表团团长马丁·安贾巴先生阁下,我请他发言。

安贾巴先生(纳米比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祝贺你在大会 52 次会议上当选为大会主席。我们毫不怀疑你的外交手腕将指导这次重要会议的讨论获得富

有成效的结果。在你从事你前面的困难任务时,我国代表团全力支持你。

现在让我向你的前任拉扎利·伊斯梅尔先生阁下致敬,他在第51次会议期间以高度出色的方式指导了我们的工作。

我们还要向前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致敬,他在任职期间进行了杰出的领导。我们十分感谢他为坚持本组织的各项目标所作的不懈努力。

现任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来自这样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为我们那一部分世界走向自由和民族独立铺平了道路。他的国家的第一位领导人克瓦米·克卢玛先生是非洲反对殖民统治斗争中的一位主要促进者。我们毫不怀疑所有这些特性同他在联合国事务中的长期经验一起将有助于联合国的振兴和民主化。我们祝贺他当选秘书长,并向他确保我们的全力支持和合作。

在大会第51次会议上,世界各国领导人重温了联合国创始人的理想。他们这样作是承认必须制定必要的机制框架和运作参数以加强联合国在这个不断发生变化的国际舞台上的有效性和继续不断的相关性。在我们为谋求一个革新、具有活力和民主化的联合国所作的努力中这种势头必须成为推动力。

改革是一个进程。只要联合国存在,只要世界继续变化,改革便是必要的。因此,纳米比亚欢迎1997年7月16日秘书长就联合国的改革所作的报告。请记录在案,纳米比亚欢迎和支持这样的改革:它增强联合国有效处理发展中国家重大发展关切的能力。在这方面,我要强调我们极其重视联合国的业务活动,因为这些活动补充了我们的发展努力。这个领域的任何改革必须加强这些活动有卓越表现的范围。秘书长在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中说的好,“转变的时期也可能是混乱的时期”(A/52/1,第20段)。因此,一定不要也不能混淆管理问题和政策问题。我们早就认识到《宪章》给予大会最佳条件以提供必要的代表性领导。我国代表团将力图维护这种权威。

改革一定不能倒退。改革必须继续增强和发展我们在过去多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因此,从改革措施中所获得的节余应该用于--这是正确的--

“本组织最优先的工作,减少贫穷并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前景”(A/51/950,送文函)。

我们认为,秘书长最近的改革建议是正在进行的进程的一个部分。我们一定不要抵制变革,我们也不应无视我们今天行动的长期影响。我们必须现在就做,但是我们必须做对。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现任主席罗伯特·穆加贝总统在对大会的讲话中重申非统组织对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和民主化的立场。我要补充他的讲话并强调指出,纳米比亚反对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类别。在我们继续探讨找改革安全理事会的途径和方法之时,我们一定不能以仓促行事取代迅速的进程。因此,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安全理事会其他有关事项不限名额工作组应该是就这个事项寻求和达成协商一致的讲坛。

今天困扰联合国的并不仅是无法管理的结构。本组织受到财政限制。改革不能取代会员国履行其财政义务的《宪章》义务。因此,一定不能将自愿捐助看作为解决当前财政危机铺平道路的一个手段。我国政府欢迎这一想法:设立周转信贷基金,通过自愿捐助或通过可商定的其他适当手段筹集高达十亿美元的资本。但是,只有在所有会员国使本组织具备最充分执行其任务的条件下,它才能这样作。我们大家都必须根据国际协议而不是根据片面决定缴纳我们分摊的会费。

我国政府认为建立发展帐户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应执行所有授权的方案和活动,包括对部队派遣国偿还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费用。此外,对任何职位的削减一定不能使联合国的有效性受到影响;更重要的是,这必须在地域公平的基础上进行。

自1996年以来,我们目睹了裁军领域的积极进展。已经缔结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全面禁试条约》),《化学武器公约》已经生效。此外,《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各缔约国已经就加强谈判核查条款的努力达成了协议。但是,虽然有了这些事态发展,核武器及其扩散继续成为国际社会关切的原因。在《全面禁试条约》缔结之后,我们仍然希望将就消灭核武器开始认真的谈判。

在这方面,我呼吁核武器国家保证在最短时限内采取有效核裁军措施。全面消除这些武器是无核武器国家反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唯一真正保障。

纳米比亚仍是面临地雷后果造成的痛苦经历的国家之一,地雷夺去并继续夺去人的生命,对重建和发展工作造成严重的障碍。因此,我们支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全面禁止使用杀伤地雷,支持国际社会在全球各地继续不懈努力清理雷区。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最近在挪威奥斯陆签署的禁止杀伤地雷的条约。纳米比亚准备在渥太华签署该条约。我对那些支持纳米比亚的扫雷活动、从而增进我们发展前景的国家表示深深的感谢和赞赏。

我们的世界正在经历全球性巨大变化,或许人们是这样看的;其特点之一就是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中国家将成为这一进程的受害者还是受益者?可以强调指出,全球化和自由化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们是提高效率、加快增长和改善福利的手段。众所周知,谈论的很多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好处并没有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出现。同时,尽管债务负担仍然阻碍我们许多国家经济的发展努力,官方发展援助却在减少。相反,筹集资金用于全球商定的承诺和优先事项的有创见性的新想法正在发挥作用,有些很明显正在把筹资开发的全面负担转嫁给财政资源已经很有限的发展中国家身上。

纳米比亚强烈地认为,如果世界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双重进程要为所有国家带来惠益,发展中国家就必须无条件自由准入世界市场。这不应该成为适者生存的问题。我们许多国家在竞争方面受到的限制应该通过保持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加以补偿。

对于全球发展趋势、对于非洲努力分享世界经济的更大一个份额、对于我们致力于经济授权和竞争能力、对于我们走向区域一体化与和谐化以及对于我们努力造就国家一级和区域一级贸易、投资和资本流通的有利环境,已经谈得很多。

同时,在最近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论坛上,有人表示从 1985 到 1995 的十年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所占份额从 23% 增加到 29%。为因应贸易和交换办法的重大改变,他们的贸易联系也多样化了,政策变得更加外向、更加开放。

尽管存在发展中国家过去 30 年实际人均收入不止翻了一翻这一说法,事实上只有亚洲取得了相对的进步;因此,发达经济和非洲的生活水平差距继续在扩大。

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带来的好处,其分配仍然十分不公平,少数国家得益最大。非洲仍然参与世界贸易,尽管外来直接投资量不到 4%。

因此,尽管我们继续欢迎全球形势的乐观预测,我们不应忽视各国和各区域间的巨大差距。今天,对许多非洲国家来说,全球乐观主义和区域悲观主义同时存在。因此,需要开放和扩大我们的经济,提高我们的竞争力,给我们人民以权力,增进他们的福祉。为此目的,国际社会应支持非洲有效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增加它在这种论坛中谈判能力。全面执行《联合国非洲发展新议程》是解决非洲在利用全球形势方面的有限能力一种有效途径。

我们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南部非洲共同体)早就承认通往全球化的道路是区域一体化。为在全球范围使权力关系平等,区域一体化便是必不可少的战略需要。为实现这一目的,南部非洲共同体所有成员采取了共同战略推动该区域成为有吸引力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他们正积极致力于:建立在平衡、平等和相互尊重、规定跨国界投资、贸易、生产因素和服务的流通基础上的更深刻的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共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价值体系,增进企业家精神、竞争力、民主、良政、法治、人权和消除贫困;以及加强区域团结、和平和安全。

我们的区域固然尚未吸引大量的外来直接投资,但过去几年里政治和经济风险已大大降低,贸易和投资流通有了增长。

作为南部非洲共同体成员,纳米比亚相信我们区域具有潜力,有机会进行共同的开发,有能力奉行集体的主张。这将加强非洲经济共同体为实现其理想和目标所进行的努力。同心协力我们就能增进我们的生产力和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将资源和技术集中起来,我们就能为我们创造一个大于我们之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

为加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强大的工业基础是不可或缺的。在这方面,我们继续强调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的作用。该组织是具有必不可少的、明确和重要使命的机构。工发组织成功地进行了改革,应该得到承认和支持。此时此刻,我要表达纳米比亚对联合国政府决定重新加入工发组织的高度赞赏。我们毫不怀疑,这一典范决定理所当然的将得到其他会员国的效仿。

联合国今年6月份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发展纲领》和审查和评价《21世纪议程》的执行情况的通过就是这方面的例子。我们认为这两个事件的结果是相辅相成的。哪一个也代替不了另外一个。我们在里约作出的承诺仍然有效,需要充分而不是有选择的实现这些承诺。

联合国在促进国际合作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发展纲领问题大会不限成员名额特设工作组用了四年的时间达成协议一致意见。为执行这项协商一致意见动员资金极其重要,那些将获益于这项协商一致意见的人不能再等四年。发展必须是联合国活动的中心之一。在这方面,我们对只派一名秘书长代理的建议表示欢迎。我们认为,这位秘书长代理应该集中注意联合国的发展活动。

纳米比亚是受荒漠化和干旱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几天后在罗马举行第一届联合国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荒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治荒漠化的公约缔约方会议。我们强调建立一种独立的财政机制来作出有利于执行该《公约》的安排是极其重要的。为此目的,我们满怀希望地期待着第一次缔约方大会的成果。

纳米比亚支持设立一个国际刑事法院,其司法权限于“最严重的罪行”:种族灭绝罪、严重违反适用于武装冲突中的法律和习惯的行为以及危害人类罪行。在章程中应清楚地阐明补充性质的原则。国际刑事法院必须是补充而不是取代国家刑事司法。因此必须使国际刑事法院同国家司法之间达成平衡,以便使国际刑事法院充分发挥作用。

我们距离本世纪结束以及新的一千年开始还有两年。我们有机会反省我们在使人类达到更高水平方面做得如何。在这方面,我国政府谨向新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和秘书长研究武装冲突对儿童的影响的特别代表奥拉拉·奥图诺先生表示祝贺。他们二人承担了具有挑战性的责任,帮助会员国进行非常重要而又艰巨的任务。

1998年我们将庆祝《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纳米比亚政府和人民支持《世界人权宣言》,因为我们的《宪法》体现了我们如此长久地不能实现的那些原则和价值观念,我们珍惜这些原则和价值观念,并将传给世世代代。此外,1998年还将标志着世界人权会议五周年。

这将是一个时机来反省和重新致力于我们的集体责任,以使子孙后代免遭大规模的和严重的侵犯人权的祸害。

我们还有责任加倍努力执行《发展权利宣言》,并对行使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给予同样的注意。

没有任何国家能免遭毒品贩运和各种形式的有组织的犯罪的严重危害,后者的地理分布之广令人震惊。这破坏了我们的发展进程,对人权和基本自由构成威胁,从而使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在这方面,我国政府支持于明年举行一届关于毒品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这届会议使国际社会有充分的机会重申它承诺制止这个全球问题。

我们一再申明和平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在这方面,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联合国已决定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讨论“和平文化”的概念。我们支持目前在联合国作出努力以为此目的通过一项全面的战略。

我国代表团仍然对安哥拉的局势深感不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坚信逐步撤出联合国在安哥拉的存在必须视当地的局势而定。建立联合国安哥拉观察团是为了在该国维持和平。不应由于过早地撤出而破坏脆弱的和平。在这方面,双方承诺全面和无条件地执行《卢萨卡议定书》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安盟必须摆脱目前的僵局,为最终和持久解决安哥拉问题作出贡献。

我们赞扬秘书长在刚果共和国作出的努力,我们对迅速解决这个问题充满希望。

我们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新政府表示欢迎,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在这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走上民族和解与重建的道路时向他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在利比里亚悲惨的内战进行了七年后,我国代表团对这个国家终于出现和平的曙光而欢呼。我们希望这将是持久的和平。我们赞扬利比里亚人民的明智。和平不能自行得以维持。因此国际社会有责任支持利比里亚政府和人民的民族和解与重建努力,以维持和巩固和平与稳定。

我们在审议塞拉利昂的局势时我们的心在流血,塞拉利昂对该国的重建努力出现倒退负有责任。纳米比亚共和国政府当时谴责现在也谴责在塞拉利昂发生的政变。纳米比亚呼吁继续孤立该国的军事政权。因此,我们对指派的秘书长的特别代表表示欢迎。

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西撒哈拉双方之间最近的谈判取得进展。我们鼓励他们继续谋求最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再次呼吁使萨赫拉乌伊人民早日行使自决权,其基础是在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联合监督和管制下在西撒哈拉举行一次自由、公正和透明的公民投票。

我们重申非统组织对利比亚同美利坚合众国及联合王国在洛克比惨案上发生的冲突感到的关切。我们对这次惨案造成的生命损失感到遗憾,同时由于后来对利比亚实行制裁又使其他无辜人民继续遭受苦难。我们呼吁紧急解决这个问题。

纳米比亚政府在多次场合重申美利坚合众国和古巴共和国应朝着和解与和平共处的目标开始走过那 90 英里的距离。我们曾希望我们的愿望能够实现。然而,通过实行《赫尔姆斯-伯顿法案》对古巴实行的经济、商业和财政封锁正在打破我们的愿望。尽管如此,我们仍满怀希望。

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建筑新的定居点不利于中东和平。我们因此要求以色列政府当局停止这种行动。中东和平符合各有关方面的利益。我们要求各方恢复谈判。

请允许我在结束时说一句不言而喻的话:和平比战争省钱。让我们团结努力,使世界成为和平之地。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菲律宾外交部长小多明戈·L.夏松先生阁下讲话。

夏松先生(菲律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代表我国代表团高兴地向你表示最诚挚的祝贺,祝贺你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主席。

我们还愿祝贺我们在大会的同事以及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伙伴坦·斯里·拉扎利·伊斯梅尔阁下,他在作为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时发挥了有力的领导作用。

我们十分高兴地祝贺秘书长科菲·安南阁下。我们承诺与他一起努力改进本组织。

明年菲律宾将纪念它宣布独立 100 周年。明年菲律宾还预定进行民主所要求的最神圣的努力:通过民意选举国家领导人。当我们纪念我们作为在亚洲崛起的一个共和国的头 100 年时,当我们准备选择将领导我国进

入 21 世纪的人时,我们思考我们作为国家和国际社会成员所取得的成就。今天和平在我国普遍存在。曾有纷争的地方现在在全国和解。曾有暴乱的地方现在有进步和希望。

去年,在印度尼西亚的开明领导和利比亚的积极支持下,伊斯兰会议组织,尤其是该组织 6 国委员会的智慧和指导,使菲律宾政府和摩罗民族解放阵线在超过 25 年公开分裂叛乱之后缔结了使棉兰老获得和平的历史性协定。摩罗民族解放阵线的领导人现在被选为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区长和南部菲律宾促进和平与发展理事会主席。摩罗民族解放阵线战士正在触入菲律宾武装部队和菲律宾国家警察。

的确,作为一个国家和一个共和国,我们有许多值得庆祝的。而且这使我们更有理由考虑世界并问自己有关其目前状况和正在出现的未来的根本性问题。

我们想到的一个这种问题是:我们的世界是不是更加安全的地方?冷战的结束在某种意义上使它更加安全。但是,当我们继续生活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下时,世界够安全吗?幸运的是,去年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目前审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给我们一些更多的安全。

我们不应停止在这里。让我们在某一时间前进行关于全面和彻底消除核武器的谈判。这一要求已经得到国际法院的支持,它去年承认所有国家有义务诚意地进行这种谈判。

1997 年 3 月 27 日《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生效。那一天,核武器世界小了许多。我们现在敦促国家以加入其《议定书》的方式支持该《条约》。在本届会议上,我们将再次考虑巩固现有无核武器区并促进它们之间合作以期全面消除这类武器的倡议。

全球安全还要求控制常规武器,尤其是小型武器和杀伤地雷的扩散--无论是已经部署或由国家储存。本月稍早时在奥斯陆,渥太华进程在不到一年后产生了禁止杀伤地雷的条约文本。我们将在 12 月签署该条约。我们还将继续支持本组织、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为排除地雷、援助地雷受害者和复兴这种万恶装置肆虐区的地崇高努力。

在冷战后时代来临时,我们必须承认最严重冲突的可能性几乎完全从全球一级转向区域一级。在亚洲-太

平洋区域,东南亚国家联盟为了回应这个新现实,已经率先设立了东盟区域论坛,这是个促进区域安全对话与合作的部长级多边论坛。今天在亚洲-太平洋区域对话与合作是确保和平的主要方式。

但是,南中国海的争端仍然是本区域的紧张根源。东盟于1992年在马尼拉发表了《关于南中国海的宣言》,它呼吁所有提出要求者完全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并进行自我克制。其他国家批准了该《宣言》。我们决心根据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推动这些争端的解决,同时避免不利于该区域稳定和安全的所有行为。

和许多在座的人一样,我们为柬埔寨政治生活最近事件感到痛心。就在我们期待早日接纳柬埔寨进入东盟家庭时,我们东盟人发起了处理柬埔寨问题的对话。

在朝鲜半岛,我们希望目前会谈将不仅导致巨大和平红利,而且导致实现东亚经济增长和进步的更大合作。

在南非,种族隔离垮台以后,我们正在目睹实现进一步全国和解的大胆和真诚努力。在非洲其他地方,我们看到积极的区域合作,在可怕的冲突后促进和平与正义。尤其在利比里亚,我们欢迎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领导和国际支持下举行自由和公正的选举。

在中东,和平受到了恐怖主义和侵略的严重威胁。我们要求各方扬弃各种形式的暴力和恐吓,以维护几年前在整个世界称赞下开创的和平进程。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那里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对国内秩序的恶化感到遗憾,并谴责针对联合国人员的暴力。

在拉丁美洲,我们对蹂躏危地马拉36年的内战体面终止表示欢迎。

世界是否是一个对其本身更加安全的地方呢?我们星球的环境正遇到危险。我们的回应必须是按照今年6月通过的方案加快执行《21世纪议程》。作为一项优先,我们必须处理阻碍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缺乏资金、技术、知识和国际合作问题。

我们将于今年12月再次开会,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进行讨论,以

控制有害排放,我们现在必须就减少排放的目标达成一致,对那些长期以来一直超量排放的国家来说尤应如此。

我们还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这个世界对个人来说有多么安全?只有普遍接受人人都有其固有的权利而且所有基本权利--政治、公民、社会和经济权利--都必须彼此均衡和协,我们才能作出积极的回答。因此,只要人权受侵害,只要发展权利遭破坏,只要妇女权利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只要人民象奴隶那样被贩卖;只要迁涉工人特别是迁涉女工遭虐待和受剥削,我们就不能说世界是一个对个人更安全的地方。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妇女。我们必须按北京作出的各项决定采取行动,我们还必须做更多的工作,以便通过利用现行人权协定和机制,加深和扩大对妇女权利的尊重。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儿童。我们必须有效地执行《儿童权利公约》,我们还必须给该公约附加一项议定书,用于统筹打击奴役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从事色情活动的全球措施。

另外,我们要求普遍遵守《保护所有移徙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

民主是保护人权最有效的保障。对民主的任何威胁也构成对个人权利的直接和间接威胁。今天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民主已不再受政治极左或极右的威胁。相反,对民主的威胁更加卑鄙、更加阴险。其中包括恐怖主义和非法贩卖麻醉品。

菲律宾以在如何最好地处理非法毒品问题和其他跨国犯罪方面创造区域协调一致为目标,将于明年主办亚洲和太平洋有组织跨国犯罪和腐败问题区域部长会议。我们希望这次会议从非洲和拉丁美洲召开的历次区域会议所达成的共识中得到鼓舞并加强这一共识。

如果我们不能回答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增长和经济进步的机会是否有所改善?则我们旨在使世界更加安全和捍卫个人权利的各项努力的意义就会大为逊色。

不断升高的全球化潮流为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都带来空前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都接受了面向市场的发展和自由贸易,这使他们得以更广泛地参与全球经济的增长与商业活动。但是,全球化利益的分配

仍不均衡。发展中国家仍遇到外债和发达国家保护主义的老问题。

东亚区域有世界上最好的长期增长前景,该区域最近的货币动荡清醒地提醒人们,全球化甚至在产生最大增长的地方也会造成不稳定。肆无忌惮的国际投机活动和其他市场弊端的存在阻碍而非帮助发展,这就是加强联合国在发展方面作用的有利依据。

我们只有在联合国才能努力使穷国和富国都分担全球化造成的结构调整负担。我们只有在联合国系统内才能动员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以便在需要特别注意的贫穷区域尤其在非洲支持进步。

布雷顿森林系统和多边开发银行也需进行改革。特别鉴于双边官方发展援助不断减少,因此必须增加多边发展资金的全球流动。

那些愿意减少其联合国经费筹措份额的国家应该也愿意在国际金融机构中这样做,从而使那些希望为这些机构作出更大贡献的国家能够不受阻碍地作出更大贡献。

我们必须提出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作为一个国家间组织和联合国,我们是否准备面对明天的挑战?简短的答复是“否”。

为此,菲律宾坚定地认为,我们必须立即着手改革联合国。我们必须提高这个世界机构满足现代紧迫需要的能力。改革的基本目标应该是使发展重新处于联合国议程的中心。

因此,菲律宾赞同加强联合国系统不限成员名额高级别工作组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如果得到妥善执行,可以使大会更有效地履行其《宪章》责任。

我们的秘书长已就其自己的改革提案向我们提交报告。这些提案应该得到大会的认真考虑。我们对秘书长重视发展表示赞赏。

我们还必须加紧讨论安全理事会改革问题。在这方面,如果我们要最终增加安理会成员数目,则必须对各因素进行谈判,我们对在澄清和确定这些因素方面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

菲律宾赞成增加安理会成员数目,以提高其效率和效力。安全理事会成员应该更多地代表世界发展中区域,并更加反映现代全球现实。新常任理事国应该同现

任常任理事国享有同等权利。使用否决权应该仅限于《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各项行动。

谈论改革不错。但如果联合国没有自我改进和振兴所需的资源,则我们的讨论就毫无成效。我们摆脱了冷战恐怖平衡而生存下来。让我们现在着手实现冷战后时代的平衡。在这方面非常令人啼笑皆非。冷战的结束本来也应意味着停止在遏制方面花费天文数字的大量资金。人们本来可以合理地期望现在能分享其中部分资金,以帮助联合国促进世界和平、进步与繁荣。

然而,事实显然不是这样。秘书长提议的由自愿捐款或其他途径融资的 10 亿美元循环信贷基金--如果能够实现--可以暂时纾解困难。然而,有一个很现实的危险,这就是该提议可能鼓励那些拖欠会费的国家进一步拖延向本组织缴纳会费。

菲律宾支持改革。但改革联合国不应被看作是勒索本组织的机会。我们都赞成改革和加强联合国。但是为改革制订标准不应成为一个会员国缴纳其分摊会费的分先决条件。

在我国宣布独立后的一百年时间里,战争和占领、独裁和帮派政治不时地威胁着我们的民主。在这充满大事的一百年里,我们悟出了某些道理,这些道理对我们今天或许有帮助。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了解到在我们国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我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我们都必须珍惜民主理想。

十多年前,我国人民与反民主势力进行了最后一次重大战斗,并取得胜利,此后我们决心与世界其他地区分享我们的经验。因此,我们于 1988 年在马尼拉组织了第一次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的国际会议。第一次在马尼拉参加会议的有 13 个国家,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的国家的国际会议今天已经增加到 76 个国家。我祝贺罗马尼亚于本月早些时候顺利地举办了新的民主国家或恢复民主国家的国际会议的第三次会议。

鉴于本组织成员组成的多样性,我们甚至在象国际和平、全球发展和保护个人等根本问题上存在着某些不同意见,这并不奇怪。然而,我认为,我们都必须遵循某些基本原则和理想,这样本组织才能正当地发挥作用,会员国才能有效地相互发展关系。这些原则和理想是民主制度教给我们的原则和理想。让我们以我们的全部创造力和以民主理想作为我们的指南,共同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泰国外交部长巴蜀·猜耶讷先生阁下发言。

猜耶讷先生(泰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十分高兴地真诚祝贺你获得一致支持,当选大会本届会议主席。我国代表团还谨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马来西亚的拉扎利·伊斯梅尔大使表示最深切的感激,他在过去一年里表现了非凡的领导才能和创造性。我还谨向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表示祝贺,他自今年1月就职以来给本组织带来了新的活力。

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是在世界处于过渡和转变的情形下召开的。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欢乐被对新的同样巨大的挑战的现实认识所取代,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所有国家都面临这些挑战。由技术和商业及信息全球化带动的变革似乎是无境止的,而且日益复杂。与此同时,各国政府面临着不断发现和适应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巨大任务。

尽管出现了许多变化,冷战的某些遗留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柬埔寨正在发展的不幸事件最能令人认识到这一现实。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的柬埔寨局势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之前所面临的局势非常不同,但寻求一项解决办法却是同样的困难。

这个冲突本质上属于内部冲突,我们影响事件的能力有限,而且由于事件不断重演,我们感到厌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处理这个冲突?显然,我们不能不理睬柬埔寨。但现实情况是,只有柬埔寨人自己愿意给和平一个机会,我们泰国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才能够从旁给予支持。

副主席艾殊曼贝托娃夫人(吉尔吉斯斯坦)主持会议。

柬埔寨局势体现了我们即将进入的这个美好新时代的一个特殊方面。即使迅速发生的全球趋势正在改变这个世界,但某些问题根深蒂固,甚至国际社会作最大努力也难以解决。联合国对难驾驭的冲突并不陌生,联合国仍然是我们解决这些局势的最好希望之一。

联合国一方面需要解决这些传统挑战,但同时也必须解决全球化进程带来的许多复杂的新挑战。事实上,全球化对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对许多人而言,全球化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进步与繁荣时代。对其反对者而言,全球化释放出了世界经济中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全球化帮助在全世界传播了民主和自由思想和价值观。

另一方面,有人声称,全球化已经成为把某一套思想和价值强加于人的总借口。他们认为,全球化将导致经济权力垄断在冷酷无情的少数人手中,他们只效忠市场力量的运作,而人类的绝大多数却不断边缘化。

现实很可能是介于这两种极端观点之间。事实上,我们都必须发展形成应付全球化积极和消极影响的能力。即使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也不能避免融入全球市场可能带来的巨大动荡,泰国和东南亚其他许多国家目前经历的货币危机就是见证。

泰国最近的经验显示,要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繁荣发展,发展中国家就必须充分理解市场力量运作的情况,并且使自己适应这种运作。泰国已经认识到,金融自由化要求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表现出高度的纪律性。同样关键的是在改善金融管理时需要保持警惕。另外还需要作更加全面的宏观经济分析,以改善对现行经济状况的监测。

但是,泰国的基本实力还在,我国经济的根本特点仍然是惊人的高储蓄率,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以及一个面向市场的政策架构的有利传统。我们坚决承诺致力于自由和开放市场。我国还通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理事会以及各种次区域发展方案等架构,积极促进区域合作及经济自由化。

此外,我们坚定地决心执行良政和更大的民主。上星期六,泰国议会批准了新的宪法草案,其中强调透明度、应负说明问题的责任和公众参与的作用。

我国的政治改革同经济改革同时并举。我们认识到,如果我们要迅速地恢复走上轨道,我们就再不能推迟经济结构改革。因此我们正在积极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援方案的条件。我们也在同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协作,调整我国的金融体系,提高我国的出口竞争力,通过对公务员制度的必要改革、私有化、工业改组和提高我国劳动力、技术和基础设施素质等措施,使经济重新走上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我愿意把这次危机看作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然过去我们许多事情作对了,包括逐步实现工业化和国际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但是回顾看来,我们应付日益开放的资本市场的宏观经济能力还是不够。商业和金融的全球化迫使我们通过更加开放和提高透明度来提高竞争能力。我国经济已经深深纳入国际经济体制,不这样

做不行。我们不能抵制市场;我们必须做的是保证市场有效和公平地运作。

与此同时,泰国的经验还表明,联合国仍在全球一级协调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起重要作用。需要加强联合国同雷顿森林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和各工业大国之间的合作,以便提供综合支助,加强在那些经济仍然软弱的国家中建设能力。全球化当然有赢家和输家。因此竞赛的规则应该考虑到所有有关国家的弱点和强点。

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性和多层目的的组织,联合国是世界上有能力在所有国家,大国或小国、富国或穷国、强国或弱国间形成一种全球伙伴合作关系的唯一机构。单靠哪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作不到。因此,泰国承诺支持联合国。因此泰国欢迎秘书长提出的改革行动倡议和建议。我们希望这些措施能使联合国更加有效地履行其责任。我祝愿秘书长顺利地进一步执行这些建议。

泰国高度重视加强联合国在促进国际合作以求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我们高兴的是,科菲·安南秘书长在他的改革提案中强调,促进可持续发展应该成为联合国活动的中心优先任务。虽然秘书长提出的改革方案要进一步彻底审查,但泰国支持秘书长有关指定联合国发展集团--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组成--取代发展业务的部门集团的建议。我们希望,联合国发展集团能便利联合国各机构间的巩固与合作,同时又不损害他们的特征,以便他们能够更加有效地响应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泰国也欢迎设立一个发展红利,把行政资源转用于发展活动。根据改革计划,行政费用将减少三分之一,工作人员将减少一千个职位,文件将减少30%。但是,裁减本身不应该是目的。改革的中心内容应是重点处理如何管理各基金和实施各方案,以实现公平的发展这项我们的共同目标。

秘书长改革计划的另一个要点是建议调集更多的资源用于联合国的业务活动。泰国把联合国看作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平等与可行的伙伴关系--一种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和愿望作出反应的伙伴关系--的主要论坛。对核心资源的自愿捐助不断减少阻碍了联合国各基金和计划署发挥交付给它们的作用的能力。在这方面,我们支持秘书长有关调集新的财政资源用于发展的创新办法的建议。私营部门是一个潜在的重要财政支助来源,特德·特纳先生拟赠10亿美元的

行动就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来自私营部门的资金应该是对官方发展援助的补充,不应取而代之。

安全理事会的改组也是联合国改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不合时宜但却又如此强悍的否决权仍然存在于这个本应该更加民主的机构里。然而,令人鼓舞的是,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受到了广泛的辩论。泰国及其东盟伙伴以及不结盟运动都认为,应该抑制否决权,以最终将它取消。考虑到联合国会员的增加,安全理事会本身应予扩大,以提高它的民主性和代表性,与此同时,也适当考虑它的效率和效力。

但是,如果没有会员国的坚定决心,所有这些改革努力都将一事无成。依照《宪章》,会员国有义务负担联合国的开支,足额、按时和无条件地缴付摊款。泰国一贯严肃对待它的财政义务,并尽力地履行了这一义务。在1997年,泰国是足额并按时缴纳经常预算摊款的28个国家之一。

泰国认为,联合国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确立国际法的标准。近几年来,出现了致力于通过制定法律准则和文书来推动国际法事业的可喜趋势。这些准则和文书象征着各国人民希望生活在一个更有秩序的世界之中。泰国将继续支持并积极参与设立国际刑事法庭的努力,并参加制订新的法律文书,以打击恐怖主义行为。今年12月,泰国可望成为禁止所有杀伤地雷的渥太华条约的签署国之一。我们认为,最大的犯罪莫过于造成无辜平民残废或夺走他们的生命。现在是必须制止这种现象的时候了。与此同时,应该将更多的努力和资源用于排除和销毁这些地雷。

作为1995年东盟首脑会议期间在曼谷缔结的《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的签字国,泰国也要借此机会祝贺中亚各国政府采取主动建立中亚无核武器区。它们值得赞扬的努力进一步有力地证明,世界人民不再容忍核武器的存在。目前,有100多个联合国会员国签署了各自区域的无核武器区条约。这些条约目前涵盖世界广大地区,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南太平洋、非洲和东南亚,而且不久将包括中亚。我们现在在此所看到的是一种新的伙伴关系,这是害怕核武库并希望从地球上消除这些危险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一种伙伴关系。

我们所生活的国际环境正在迅速演变。在过去的一年里,出现了许多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但我们也发现

自己正面临新的日益复杂的挑战。为了战胜这些挑战,联合国作为一个组织需要有远见和创造力。但更重要的是,它的会员必须在人类面临的问题上以一个声音说话。我们要想成功地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建立一种全球伙伴关系,不论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环境保护,还是在人道主义援助领域。我们都应该尽早地认识到,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彼此命运之间的联系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密切得多。现在是建立这一伙伴关系的时候了。开始这一进程的地方就是这里--联合国。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黎巴嫩外交部长法雷斯·布埃兹先生阁下发言。

布埃兹先生(黎巴嫩)(以阿拉伯语发言):我要感谢离任主席拉扎利·伊斯梅尔大使,并祝贺他履行其职责的方式。我还要祝贺根纳季·乌多文科先生的当选,并祝他在这种历史性时刻加强和提高联合国效力的努力中取得圆满成功,这种时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我们的专注、韧力、决心和诚意。

自联合国成立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当联合国诞生时,人类希望它导致建立一个公正、法治与和平的世界。联合国理应能够在人权受到侵犯时予以保护并促进正义。人类通过联合国渴望结束战争的时代,引来一个和平与容忍、尊重国家主权和人民的自由以及各国独立的时代,其中人们可自由地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愿望并保持自己的特征。在人类历史中,我们从未有象今天这样更需要联合国,在这一通讯与接触的时代中,边界正在技术革命的力量之下消失。这是一个人口爆炸及可怕的毁灭性武器的时代,一个环境不再能够满足人类要求的时代。

今天,我们确实需要控制冲突和解决争端的基本手段。所以,我们必须提高联合国机制的效力,重新树立起对其公正、信誉和效力的信心,对其不受霸权影响的决策过程的自由以及其适度的方法中和执行其决议方面没有不平衡现象的信心,这样就不会有任何人继续凌驾在国际法之上。如果我们要防止联合国崩溃,要使它保持解决争端所必需的道德权威并继续成为激烈和可怕冲突的另外选择,就必须采取这些步骤。

因此,黎巴嫩热情支持联合国机构、尤其是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我们呼吁增加安理会成员的数目和地理平衡,从而反映已经变化的现实。还必须改革安理会以消除一些国家对它发挥其作用的方式的疑虑。

黎巴嫩赞成在安全理事会中轮流享有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原则。我们重申我们支持阿拉伯集团在它就该问题提出的文件中所表示的立场。

我们欢迎秘书长关于改革联合国的建议。我们对之全神贯注,而且正认真研究。我们认为必须加强大会的作用并使发展问题成为本组织的一项高度优先事项,同时极度重视各区域经济和社会委员会的工作。

在降低费用和预算的规定下,很多联合国机构、尤其是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程处,丧失它们向处于其东道国的难民充分提供社会、医疗和教育服务的大部分能力。这增加了包括黎巴嫩在内的东道国的负担。我们在这种条件下很难承担这些责任。必须阐明国际社会在纠正巴勒斯坦难民所受到的非正义现象方面的责任。这一不幸的现实肯定会有隐藏的打算,它有时企图对这些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它们把它们正接待的难民人口同化。这一步骤将旨在扫清难民回返的问题,这也是迫使东道国接受无法接受的政治条件的手段。

由联合国和捐助国所代表的国际社会,应责无旁贷地继续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援助,他们正等待按照联合国所决定的回返权,特别是家庭团圆的原则而政治解决他们的地位。这是和平进程的支柱之一,因而国际社会必须坚持下去直到实现问题的解决。

我们本希望本届会议将使我们有机会对黎巴嫩和中东恢复和平表示满意。这本将证实六年--应再加上一年的准备时间--以前发起的马德里和平进程的成功。这一国际和平倡议以良好的预兆开始。我们曾相信它的文字与精神,因为这是一项国际倡议,得到有效的赞助,各项内容以公平、公正和永久和平为基础。我们曾希满怀希望,因为我们认为将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第338(1973)号和第425(1978)号决议、根据以土地换取和平的原则以及寻求双方同意的方式解决耶路撒冷问题,从而实现和平。该倡议还指望结束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建造和扩展定居点,并导致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权利。继它之后本应讨论各项区域安排,以解决安全、社会和经济问题,尤其是巴勒斯坦难民的问题,从而为该区域的经济发铺平道路。

我们在进入和平进程时,确信已在马德里接受了各项基本内容,并已把它们变为参与国的承诺。我们以为各代表团只剩下就其执行开始谈判。然而,以色列现政

府及其领导人的出现,以其新政府的作为而完全打破了我们的希望。以土地换取和平的原则被推翻,并代之以新的方案。以色列政府否认必须执行国际决定,因而要求加以重新解释。该政府不想找到解决耶路撒冷问题的办法,所以着手兼并了该领土。以色列政府违背其对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的承诺,所以强调对它的兼并。以色列政府废除了停止定居点活动的原则并大幅度扩展建立定居点的努力。

前政府经过谈判所作出的承诺被放弃,似乎一届政府同下届政府之间没有任何延续。该政府不但不在和平这一唯一宝贵的目标上取得进展,却致力于摧毁已取得的进展,甚至限制以前采取的步骤。

我们无法为真正的和平进行努力,只得承受旨在麻木和误导公众舆论的宣传花招,以及旨在给人以对话仍在进行的印象的会议。不但不争取寻求解决根本冲突,反而转向强调通过经济会议而使关系正常化,甚至把它作为解决法律和政治问题之前的先决条件,却不是让正常化作为基本解决圆满完成的自然结果。

以色列政府面对加剧的内部危机,借着沿其边界并在其控制地区挑起紧张局势的手法,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它已破坏的和平上转移开。因而,重新确立挑衅和对抗的原则,以造成内部统一。

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和贝卡西部进行其侵略行径,一次目的是动员以色列公众舆论反对和平,另一次目的是排除国际倡议的政治内容。

通过炮轰、空袭在我们境内--针对乡村和城市--针对儿童、妇女、老人和住宅的行动继续进行袭击。继续进行破坏和折毁,继续将黎巴嫩公民拘禁在以色列军营中--所有这些都让联合国或国际机构进行视察。不许他们享有基本人权:由律师辩论的权利和公正审判的权利。将他们之中一些人归还我们的时候已是尸体了,而另一些人则受酷刑或断肢--而这却发生在尊重环境、植物和动物权利的时代。

然而,占领越持久,以色列人越来越深地陷入已经成为它的地狱的南部。占领者已成为囚犯,而面对英勇人民的坚定不移及其子女的抵抗,侵略者已成为人质。这样,以色列蒙受了巨大损失,这正在促使以色列重新考虑它继续占领黎巴嫩南部的可行性和用处。

在这一现实情况下,我们通过误导的媒体报道听说以色列准备撤出。

我们不得不将真相提供出来。黎巴嫩的坚定立场始终是要以色列完全撤出国际公认的边界以使黎巴嫩国家能通过它本国的部队对其领土行使主权。但是以色列不希望撤出;它仍然在通过搬迁或重新部署其部队来掩饰它不情愿完全撤出。它通过以下做法继续散布烟幕:要求保持视察哨和控制哨;强加限制该国权力的条件和让它所建立的民兵占上风。此外,以色列正在试图对黎巴嫩军队加以控制(它可以被部署),并强加一些其它条件,以在撤退后假定黎巴嫩享有主权时挑战这一主权。

我谨向我们倒下的英雄们、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成员--最近是四名意大利士兵和一名爱尔兰中士--致敬。为保卫黎巴嫩南部,他们的鲜血同黎巴嫩公民的鲜血流在一起。我还要向部队本身致敬,它的指挥官和军队在最困难艰苦的情况下执行一项困难的任务。

该地区人民刚刚开始适应地区的和平气候,便被重新推回对抗、暴力和不可避免的蔑视和反抗时代。虽然正在为中东地区制订发展计划而且全世界也对其和平前景表现出关心,但是谨慎和悲观情绪再次开始占上风,而且希望破灭了。以色列政府从反对安全理事会有关其定居点政策所使用的否决权汲取力量后便立即继续对安理会决议提出挑战,从而破坏了一息尚存的和平进程。

受到该地区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国际社会必须使挑衅者作出交代。国际社会不仅有权利而且有责任通过联合国组织采取行动。联合国曾在许多场合将这个问题交给其他国家,希望能找到解决办法。它一贯不强制执行其决议,这同它最近对许多其他国家的做法截然相反。

现在是联合国再次发挥其作用的时候了。现在已是时候应回到在马德里所商定的和平的基本原则,以土地换取和平的原则,必须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第 338(1973)号和第 425(1978)号决议,和从谈判停止的地方恢复所有轨道上的谈判。现在已是时候以色列应做到:立即停止建立定居点的所有活动;解决耶路撒冷城的地位问题;从巴勒斯坦领土撤出和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政治权利;从叙利亚戈兰撤回到 1967 年 6 月 4 日的界线;从黎巴嫩南部及其贝卡西部撤到国际公认的边界,以使黎巴嫩国得以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425(1978)号决议行使其权力。

选择无视这些基本点的和平,是注定要失败的选择,是可能点燃整个地区的选择。将各个轨道分开的孤立主义政策同全面和平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而且永久不会实现和平。这是因为该冲突基本上是一项全面的冲突。它从来不是阿拉伯国家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而始终是阿拉伯人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只要一个轨道被排除在解决之外,和平就是不可能的。各个轨道都是盘根错节的,这表明原因是多么不可分割和相互连接的。谁也不应认为一个轨道能存在那怕是一小时,而其他轨道却被排除在外。

由于黎巴嫩处于冲突的中心,它蒙受了許多苦难。曾经有人预言过它的死亡,但是正如黎巴嫩在其漫长而悠久的历史中向世界所证明,今天又再次证明,它十分强大,不会消亡;它的人民所要求的权利永久不会消失。这就使抱有这些期望和进行预言的所有的人感到困惑不解。

在黎巴嫩南部和贝卡西部得到解放之时;在黎巴嫩主权延伸到其所有领土时;在联合国的信誉得到其决议权威的证实时;在以色列监狱没有无辜的被拘押者和抵抗战士时;在制止了我们国土上的流血时--那时,而且只有那时伤痕才会愈合。那时泪水才会停止,并在真正、公正、永久和全面和平中,所有人都恢复信心。这个国度在其漫长历史中拥有各种文明、宗教和文化,这一和平能恢复它现在和未来理所应有的地位。

我们并不总是能得到和平的选择。大会所支持的和平今天正处于死亡的痛苦之中。如果恢复和平看来是困难的,和平的死亡将关上在可预见未来重新发动该进程的大门,从而危及世界和平和点燃无法控制、难以围堵的熊熊大火。

愿真主为那些致力于公正而不是不公平,平等而非偏袒,同意而非强加的和平的人领路--这一和平敬重烈士们的在天之灵,对得起进行斗争的那些人并将结束先知和真主使者的国土上的黑暗。

代理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请科威特代表团主席穆罕默德·阿布哈桑先生发言。

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高兴地向主席转达科威特国代总理兼外交部长谢赫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尔·萨巴赫阁下的问候,他深感遗

憾的是由于紧急的事务不能亲自出席本届会议的辩论。他要求我代表他发表科威特的以下声明:

“我高兴地代表科威特祝贺根纳季·乌多文科先生当选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主席。我们相信他能够胜任领导我们圆满完成我们的审议。他在这一重要的国际机构工作和他担任的崇高职务时所积累的广泛经验无疑将是宝贵的。请允许我特别提到我们两国之间现存的建立在相互了解和共同利益上的良好关系。

“我借此机会对他的前任、大会上一届主席拉扎利·伊斯梅尔大使致敬,他表现了令人瞩目的目的感,献身精神和深刻的洞察力。在他的指引下,大会重新体现了他在国际关系中的真正的重要性和意义。

“我向我们的现任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阁下致敬,他从今年年初开始领导联合国。除了长期在联合国内担任职业官员外,安南先生现在对我们来说已成为有智慧、审慎、正直和尽心尽职的主管经理的优秀榜样,而智慧、审慎、正直和尽心尽职使他成为献身于联合国理想和使命的生动的体现。

“同样,我正式表示我们对前任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的赞赏,他效率和满怀信心的领导了联合国。科威特将永远以深切的感激之情赞赏他的贡献。

“两年前,联合国纪念成立五十周年。当时对联合国处理前半个世纪未能解决的遗留问题的作用和能力的性质是乐观的。这是由于这些问题的性质,冷战时期大国的两级分化加剧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这种乐观来自我们的深刻信念,即遍及世界的全球性理解将最终产生解决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坚定的意愿。同样,公众广泛了解联合国的意义也将有助于联合国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此外,联合国令人钦佩的记录为它赢得了集体信誉。所运用的机制的活力和灵活性。

“科威特非常关注的研究了秘书长科菲·安南今年7月中旬提出的题为“革新联合国:改革方案”的报告中的建议。在这些方面,我们表达科威特对这一方案的支持,并感谢科菲·安南先生及其助理人员作出努力取得这一令人钦佩的成就。这一报告着重工作的效率,没有偏颇,其态度是分析性的,看

法是务实的。报告还着重通过建立较好的内部管理办法和切合实际的建议改善联合国的财政局势。这些措施的最终目的是提高联合国的工作,使它做事的方式更有创造性,并着重于联合国的全球性关注。

“我们赞赏的注意到,许多工作组就调整联合国各机构的结构、改善其效率以便使整个联合国系统适应联合国五十周年后和对抗后环境的新时代提出了报告。联合国看来准备全面解决过去并没有成为它的优先事项的人道主义、文化、人口和环境问题。

“此外,我们都承认现代生活的现实,我们知道世界秩序仍然很不稳定,也的确难于预计其未来的情况。现阶段并不是有些人可能设想的单极大国时代。这是个多极的舞台,军事实力不再是确定极的定义最终因素。事实上,现有的突出的技术优势可能使某些国家在确定全球战略方面作出杰出贡献。经济实力也使主要工业化国家抱成一团,对执行世界战略方面有重要影响。更不用说,今天世界上存在着强大的经济集团。

“因此,过去四年一直审议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和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增加问题的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成员数目增加问题及安理会其它相关事项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应该考虑生活中出现的这些新事实。一旦达成协议,安理会新的组成应该反映出安全理事会具有充分解决眼下审议问题的有力的集体意愿。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应该有政治能力,应提供财政贡献和部队。它们还应善于管理危机,能够在局势需要时毫不犹豫地采取果敢的行动。

“归根结底,安全理事会成员资格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种责任。它不应成为出风头的手段,而应是信念的产物。我们认为,今后安全理事会的组成应该反映世界正在走向普遍化和透明,以便向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即北方和南方的成员、东方和西方的成员灌输一种更安全感。安全理事会成员资格不应因为多样化的安全概念而分化,致使有些有利于北方,有些则适合南方。

“在这方面,科威特重申奉行共同的阿拉伯立场和不结盟运动的立场,在不限成员工作组的几次会议上这两种立场都一再得到详细的阐述。

“毫无疑问,就非常规和共同安全的概念达成一致,首先需要承认一些关键的事实。第一个因素是人类安全是普遍性的而且归根结底是不可分割的这一信念。国际社会成员的利益越来越相互依赖,而文明和文化日益接近。个人的日常关注是普遍性的,需要复杂的解决办法,其消极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二个因素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概念是确保常规安全和集体处理发展需求的关键因素。它还要求国际机构的参与,为改善发展努力面临严重障碍的穷国的生活状况作出贡献。

“第三个因素是坚信并维护人的尊严,将其作为某一个社会和国家之间人类关系的要素。实际上,这意味着在为替自己攫取权力而公然违反人权原则和摧毁自己的国家血腥政权面前维护人的尊严。这就使我们必须捍卫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原则。

“第四,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应采取和平政策,这些政策谴责暴力、承认他人的正当利益并尊重他们的权利、扩大互利领域、给予发展应有的优先地位以及反对军备竞赛。这样的和平政策还避免破坏和平的行为和政治言论。这些政策应遵守各国人民间关系的文明行为,而不以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谋求任何一方的私利。任何人都不应声称具有在正义、平等和法治参数以外假想的历史作用。

“当今世界确实是一个各种问题相互作用和重叠的小星球。其各种迫切的问题是全球的责任。我们通过人类和全球的棱镜可看到北方的繁荣在南方贫困的阴影下显得苍白。在边缘化非洲的背景下,欧洲安全将得不到保障。面对亚洲人口爆炸以及拥有大量财富者与遭受剥夺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在美洲人们的心境将不会平静。要处理世界环境中的事态发展,就必须逐步建立一种全面的安全概念。任何这样的概念的基础都必须是谅解、共处、共同利益以及在管理至关重要的国家项目方面利用世界技术革命。这种概念应取代以权力平衡、相互威慑和军事存在为基础的过时的安全概念。

主席主持会议。

“联合国已取得的成就应为本组织提供进一步动力,沿着这一冷战结束以来它制订的路线前进。

“我们对在禁止生产、储存和使用地雷方面的发展表示欢迎。这应是在诸如《化学武器公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类似措施之外又采取的一个积极步骤。尽管有了这些文书,有些国家继续出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作为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我们对为了控制武器、减少核威胁、加强对武器贸易的管制以及增加关于武器支出透明度而制订的各种条例表示欢迎。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们不能低估在维持和平行动领域取得的成就,联合国在这个领域设法在一些情况下制止了威胁和消除了危机,不过许多区域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构成紧张局势的爆发点。

“在这方面,我们科威特人不能不钦佩地回顾在1990年8月伊拉克政权侵略科威特时安全理事会理事会对其作出反应的坚定态度。安理会所作出反应的特点是通过一系列明确表明安理会立场的决议坚决谴责侵略、决心进行抵制以及采取果断行动制止侵略。它首先谴责侵略,然后实行威慑最后采取果断行动。从其所有方面和产生的影响来看,这已成为历史上的一个先例,可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来处理无论由哪个国家对任何国家发动的这种侵略。

“尽管伊拉克人民迫切需要解除安全理事会实行的经济制裁,但伊拉克迄今未执行结束制裁所必需的基本条件。这里有科威特和第三国被关押者和被拘留者的问题。这是一个影响到仍然不知道其亲人下落的几百个家庭的人道主义问题。年幼的孩子们继续在哭泣,请求帮助找到他们失踪的父亲。特设三方委员会继续在日内瓦开会,其技术小组仍然在科威特同伊拉克间边界地区举行会议。尽管这些定期会议具有正式性质,引起了新闻媒介的注意,但实际上在确定这些失踪人员的命运方面却没有任何进展。事实上,伊拉克政权一直把这些人的命运作为其玩弄外交花招时讨价还价的筹码。伊拉克还继续拒绝归还从公共和私营部门掠夺的大量伊拉克财产,其中最重要的是防空系统和其他军事设

备,此外,还有被安全理事会称为国家记忆的国家文件。

“伊拉克政权未履行的其他重要义务包括销毁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特别委员会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在这方面,伊拉克在正式接受有关条件7年后,仍继续玩弄拖延、推拖和欺骗的花招。伊拉克隐藏了某些武器,只是在特别委员会掌握了伊拉克拥有这些武器确凿证据后它才承认这些武器的存在。伊拉克否认拥有某些种类的导弹和生物武器,只是在国际视察员小组发现这些物资后才不再否认。

“科威特对关于延长执行第986(1995)号决议规定的安全理事会第1111(1997)号决议表示欢迎,这项决议的目的是减轻兄弟的伊拉克人民的苦难。确实,由于伊拉克政权没有履行其义务,由于它推行拖延和玩弄花招的政策,伊拉克人民长期以来生活艰难。伊拉克必须对邻国执行和平政策,以证明它的善意。这是维持区域安全的实质性条件,伊拉克政权破坏了这些条件。

“我们科威特人对伊拉克政权的意图有着痛苦的经历,伊拉克政权以邻国及其和平与安全为代价谋求领土扩张、区域霸权和军事优越地位。

“我们热切关心维持区域安全与稳定,因此我们重申必须维护伊拉克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稳固的区域制度,这种制度深深地扎根于谋求扩大互利渠道的邻国间的共同谅解。要实现这个目标可通过尊重和不干涉它国内政,以及通过邻国人民间的文明共处。在这方面,我谨指出我国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三个岛屿被伊朗占领的问题继续存在感到关切。我谨在此强调科威特对海湾合作委员会作出的关于这个事项的决定的充分承诺。

“我还愿要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我们姐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谢赫·扎伊德·本·苏丹·纳赫扬殿下发起的和平倡议作出积极反应,进行严肃的对话,这种对话将根据睦邻关系、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各项原则考虑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对有关岛屿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中东问题及那里和平进程的成功是世界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的问题。你们和我们一起十分遗憾地注视着该进程陷入瘫痪,整个区域日益沮丧和

紧张。目前僵局触发了一阵威胁和指责。这一切完全是以色列政府就该区域和平进程基本准则提出的概念所造成的。

“以色列政府从马德里和平会议的准则和原则倒退了,并用无关的内容取代它们,这些内容违反国际社会一致商定作为和平进程框架的准则,即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和 338(1973)号决议,以及“以土地换取和平”的原则。此外,以色列没有承诺执行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达成的双边协定,包括从所有被占领领土,包括耶路撒冷撤退。并且以色列没有放弃其吞并阿拉伯耶路撒冷,犹太化和扩大非法定居点以改变圣城人口组成的政策,这个问题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核心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呼吁和平倡议共同发起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同时加紧努力来恢复和平进程以期实现巴勒斯坦问题的持久、全面和公正的解决。

“巴勒斯坦人民很长时间遭受压迫、无家可归和被忽视的极度痛苦。巴勒斯坦人民具有固有权利象获得独立的其他各国人民一样,行使自决并建立以耶路撒冷为其首都的自己的独立国家,从而使他们能够力所能及地促进建立世界和平。

“同样,科威特强调以色列撤离被占领叙利亚戈兰的重要性,它自 1967 年以来一直被占领。我们若希望完成和平进程,就不能忽视这个问题。的确,和平必须是全面的,包括所有轨道。它应基于诚意、尊重其他人权利和相互信任。在这方面,我们支持叙利亚的立场,与以色列的谈判应从停止的地方恢复,而不是开始新一轮,其授权范围尚未确定的会谈。科威特还支持黎巴嫩的坚定立场,以色列有义务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425(1978)号决议所有规定并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只能通过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全部、无条件撤出来实现,从而使黎巴嫩能够在巩固发展和繁荣方面恢复其传统作用。

“科威特十分遗憾地注意到阿富汗和索马里部落酋长的种族、派别和内部冲突仍然继续。我们仍然希望,联合国将采取更有效的步骤以处理这些使这两个国家四分五裂并继续破坏区域安全的问题。我们还呼吁这两个国家各派停止暴力行动并将总的国家利益置于其部落和种族利益之上。

“科威特赞扬充分执行《代顿协定》的国际努力,该协定旨在实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安全与稳定,并在本阶段坚持国际合法性。在这方面,我们欢迎起诉和审判在波斯尼亚和卢旺达境内犯下危害人类罪行为某些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安全理事会决议。

“我们生活在充满事件的世界。距离缩短了,利益增长了,安全方面更加密切相关。南方不利的事态发展使北方人感到担忧。发展努力的失败助发混乱的饥饿的移徙者浪潮。人们沮丧造成的威胁错综复杂。但在我们共同谋求更美好的未来时,我们的行动必须基于一个普遍的信念,即军备本身不保障全面安全,发展是进步的核心,对话是谅解的桥梁,认真地工作产生希望。给予是一种义务,而不是慈善之举,国家相互尊重是稳定的关键,自我改进是工作的动力。参与是合作的途径。垄断是过去的罪恶,而且开放是通向更美好未来的道路。投资是发展的工具。偏见与现代国际关系相抵触。人们在文明环境中壮大,这种环境使他们充满美德:做善事并给予,帮助需要的人,不顾困难地努力创造显示友谊和友好的世界,基于国际合法性规则的世界,享有安全、和平与繁荣的世界。

“我们最后祈祷祝福安拉,全世界的真主。”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布基纳法索外交部长阿布拉塞·韦德拉奥果先生阁下发言。

韦德拉奥果先生(布基纳法索)(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你对联合国系统的丰富经验、你的国家--乌克兰--你目前的职责以及你的个性使我们放心,你将称职和富有献身精神地完成作为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主席的任务。

我们愿最衷心地祝贺和感谢你的前任,马来西亚的伊斯梅尔·拉扎利大使,第五十一届会议是全面、艰苦努力和振奋人心的。我们重申我们鼓励并支持秘书长科菲·安南先生。我们还愿赞扬他和他的小组在仅仅九个月中完成的工作。

上星期四即 9 月 25 日,安全理事会就非洲局势发表了一项声明,安理会在该声明中阐明,

“安全理事会重申全体会员国有责任以和平手段解决其国际争端,并重申安理会本身根据《联合国

宪章》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S/PRST/1997/46)

布基纳法索也持有这样的观点。我国同其他非洲国家一起参加了涉及利比里亚、中非共和国和布隆迪--仅举几例--等兄弟国家的次区域和区域主动行动。这个经验加强了布基纳法索的信心,布基纳法索重申预防性外交非常宝贵的价值。因此,我们支持旨在实现这一目标的任何行动,并要求联合国制订一项真正的预防冲突政策。从北到南,从西到东的非洲各国都在以各种方式不断采取行动,以处理我们大陆的武装冲突,政治不稳定和国内动乱。

非洲正在通过特别创立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机构,天天展示其作为优先事项解决其自身问题的明确决心。因此,非洲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了尽可能最大的区域贡献,非洲想知道安全理事会为何似乎没有作出回应。安全理事会的主要责任在哪里?对联合国来说可能发生的最糟糕情况是会员国开始认为我们的共同机构有两个不同标准。这样我们的声明和呼吁就再也不会有任何价值,我们可能采取的行动就会受到影响并有所削弱。

只有通过国家内部的正义,国家之间的正义乃至全世界的正义才能实现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宗旨--即和平与安全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这项任务十分庞大。要求正义并不意味着结束权力的影响,但会表明这种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关于裁军,我们必须重申有必要致力于消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无论是核武器、化学武器还是生物武器。

在非洲,非法贩卖小型武器已造成武装犯罪行径增加和武装难民扩散等一系列新的和日趋无法控制的后果。这挑起并加剧了整个区域的不稳定。我国代表团想知道对秘书长根据第 51/45 L 号决议提出的有关协助各国制止非法贩卖小型武器和收集此类武器的倡议采取了什么后续行动。

布基纳法索对杀伤地雷问题奥斯陆会议取得的成果表示欢迎,并敦促各国尽快加入在奥斯陆通过的公约,首先遵守其各项规定。

从阿富汗和前南斯拉夫到柬埔寨等各种动乱、不稳定和冲突局势一直令布基纳法索感到关切。

人们在冷战结束后所抱有的幻想现正让位于这样一个形成对比的认识,即在当今世界中一体化因素和分

裂因素都日趋明显。在非洲,继索马里悲剧后又发生了大湖区域和刚果共和国的悲剧,与此同时刚果民主共和国正在踏上恢复道路,但仍有些犹豫不决。利比里亚的选举正在进行,这些选举也终于使该国得以复兴,并考虑国家重建的繁重任务。但在邻国塞拉利昂,立宪秩序却受到了破坏和藐视。

布基纳法索对塞拉利昂民主进程的中断再次表示坚决谴责,并重申坚持非统组织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在哈拉雷召开的第三十三届首脑会议上就塞拉利昂局势作出的第 356 号决定。

我们对安哥拉取得的重大进展表示欢迎,并敦促各方特别是安盟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中东,布基纳法索对和平进程的多次挫折感到关切,并要求各方确保挑衅行径不致造成一系列极有害并违背该区域各国人民利益的暴力。

国际环境正在三个现象即经济与威胁全球化,市场自由化和信息与通讯革命的共同影响下经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虽然我们对在全世界创建和巩固大型经济和货币集团表示欢迎,但全球化和得胜的自由市场模式要求所造成的动荡显示了取得成功的脆弱性,并更明确地表明,中庸和正义都是基本要求。

非洲就象一个在病床上受看护的病人一样,听取并注意诊断和建议的治疗方法,其中包括各项方案,项目,议程和特别主动行动。进行不断斗争的非洲大陆正在取得一些成果,而这些成果有可能为全球化消灭,因为其国际贸易主要因外部因素而不断下降,从而进一步使它受到排挤。

发展中国家希望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期间通过的《发展纲领》促进新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人们将根据执行承诺的效力来判断我们每个国家作出的承诺是否真诚。在这方面并在所有经济和环境问题上,我们支持担任 77 国集团主席的坦桑尼亚最近代表我们大家所发表的评论。

布基纳法索已同其他会员国一起要求对是否需要审查第 2758(XXVI)号决议进行审议,该决议把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排除在联合国之外。布基纳法索在提出这项请求时无意侵害另一个会员国的权利。我仅要求鉴于新的情况承认中华民国的现实。中华民国以某种方式同大多数国家保持的多种不同关系就表明了这一现实。审查将

给 2 150 万居民申张正义,同时继续致力于通过双方都渴望的统一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一方面继续呼吁尊重人权和尊重各种自由,但仍然感到关注的是,我们仍然不能执行大会年复一年声明并且重申的一个立场。贸易自由原则正在被公然侵犯,会员国古巴是其受害者。布基纳法索认为,国际社会必须继续努力,使所有当事方认识到既然禁运和阻碍自由贸易的各种障碍都没有解决争端,就必须探讨新的建设性道路。

同样,布基纳法索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现任主席一样,指出必须寻求办法,解决利比亚、美国和联合王国在洛克比惨剧方面的争端。除失去亲人的家属所受的痛苦之外,许多其他人也因为对利比亚的制裁而继续受苦。非洲统一组织一直关注不断对利比亚实施的制裁以及对其人民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并且一直主张根据公认的正义和国际法对嫌犯进行公正审判。与非统组织一样,布基纳法索希望安全理事会适当考虑非洲统一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联合提出的提议,以便找到公正和合理解决危机的办法。

关于安全理事会,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了这样的说法:支持得到大多数国家支持的改革提议远远胜过支持几乎没有国家支持现状。这种改革现在已经成为必须进行的事项,关于改革,非洲已经制定了共同立场。1945年非洲并没有参加会议,非洲准备争取使人们承认非洲应该在安全理事会有一席之地,安全理事会处理的事项多半都是非洲事项。两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和若干非常任理事国席位将是公平对待与拉丁美洲一样没有常任代表的一个大陆的开始。布基纳法索认为,扩大安全理事会一方面应该包括日本和德国,但也必须让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有合理的代表。

除安理会的组成外,其工作方法也应该进行审查。今后的安全理事会不应再是看上去往往象是一个特权者俱乐部的机构;而应该是一个没有歧视、为所有人造福的肩负最高职责和愿望的机构。没有这种理解,改革将是徒劳无功的。

我在第五十一届会议发言结束时指出:

“我们正看到,国家在放弃对主权的某些因素的控制。具有不同程度的合法性的机构和组织到处都在超越国家,建立起跨国网络和关系。因此,我们必须跟上这些潮流,现在和未来调整我们的特殊工具、我们的共同工具:为各国人民服务的联合国。只要

有政治意愿就可以使情况改观。”(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议,全体会议,第20次会议,英文第20页)

今天早些时候,我在谈到经济全球化时也谈到威胁的全球化。我所指的是贫困、环境退化、恐怖主义、贩毒、传染病以及人类和自然所造成的一般重大灾难。

在这方面,联合国是一个不可取代和宝贵的工具。我们感谢并盛赞我们的兄弟秘书长科菲·安南,他在9个月的时间里提出了使我们跟上时代步伐和未来自挑战的提议。秘书长提议,在我们寻求和平、安全、进步、繁荣和正义时,我们应该确定并且重新确定使我们团结以及使我们荣辱与共的工具。布基纳法索将全心全意地参与这项活动,并将支持任何可能使我们实现发展的运动,因为发展是我们追求的基本内容之一,是联合国所有重要活动的汇集点:这些活动包括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正义和国际法、加强合作以促进发展、保护人权和人道主义援助。

我们一方面欢迎并且赞扬一位富有人士对联合国的慷慨捐助,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提醒所有国家,它们缴纳会费是履行一项庄严和自愿作出的承诺。必须充分、按时和无条件地缴纳预算规定的费用。这也是必须进行的改革的一部分。

我们所看到的发展充满了深刻的矛盾。未来充满了对立面--一体化和解体;稳定和不稳定;富裕与贫困;健康与不治之症;开放和关闭边界;民主和独裁;等等。据说,这些就是生活的本质。

钟摆从乐观摆到悲观然后又摆回乐观。为了使钟摆在摆向乐观时停止在乐观方面,我们必须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务必使国际社会找到并且养成包容和公正的美德,否则,我们将会看到一个日益残酷和充满暴力的世界。

联合国是我们实现一个充满希望、公正、和平与进步世界的机会。让我们抓住这个机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尼泊尔外交部长尊敬的卡迈勒·塔帕阁下发言。

塔帕先生(尼泊尔)(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代表尼泊尔政府和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最热烈祝贺你当选大会第五十二届会议主席。我相信,以你丰富的国际事务经验,你将指导大会顺利地地完成其工作。我并

向你保证,在你行使职责过程中,我国代表团将充分合作。

我愿借此机会就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主席,友好国家马来西亚拉扎利·伊斯梅尔大使对上届会议工作的热情、奉献和投入,向他表示我们的深切赞赏和感谢。

对秘书长科菲·安南,我带来了尼泊尔的问候和最好祝愿。不论在那一方面,他都证明他值得会员国对他的极大信任。他从被任命为秘书长的第一天起就表现出他对联合国改革的深刻承诺。他已向我们提出了一套深度和广度令人敬畏的非常严肃和影响深远的建议,以期重新塑造联合国,使它能在今后的年月中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秘书长已要求我们把这届大会开成一届改革的大会。我们赞同秘书长的意见,即联合国改革是所有会员国共同关切的问题,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提高联合国的效率。在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局势不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朝着一个多极的世界逐步演变,强化《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内容:在更大自由中的和平与发展。

因此,各国普遍的事业是把联合国变成一个更加富有生机的世界组织,在机构上和财力上严阵以待,以迎接下一个世纪不断出现的挑战。

秘书长的建议是对仍在进行的振兴联合国的政府间进程的补充,特别是财政改革和安全理事会改革。

联合国若要履行《宪章》所规定的使命,便不能在破产的边缘一年拖过一年。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承担过大的负担,但是,任何会费分摊比额表的基本原则应该是根据一国所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比额计算出的支付能力。一半会员国分摊同样数额的会费,这也没有道理。会费分摊比额表是应该改了。各国不论穷富,必须按时无条件地全额支付他们分摊的会费。

安理会是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首要责任的机构。关于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尼泊尔的立场同不结盟运动的立场基本上相同,特别是《卡塔赫纳首脑会议宣言》和随后的不结盟运动外长会议宣言中所反映的立场。安全理事会应该更好地反映当代政治和经济现实的变化。安理会的组成应该更具代表性,安理会的运作应该更加透明。安理会必须更加民主。它必须更好地反映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平衡。它首先必须在和平受到威胁的时候,

有能力迅速采取行动。会员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贡献,应该是扩大安全理事会之挑选成员的主要标准,不论是常任理事国或非常任理事国。既然安全理事会是国际社会在集体安全领域中的主要工具,我必须在此强调,任何改革必须是可认可的全球协商一致的结果,而且绝不能削弱安理会采取迅速有效行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能力。

我国代表团认为,秘书长的改革建议值得我们赞赏和支持,这些建议分三大方面:冲突管理与维持和平;总部和外勤各级联合国发展活动的加强和整合;以及保护和促进人权。

过去,联合国经常苦于缺少在冲突面前迫切需要的行动能力。必须鼓励在财力上支持秘书长利用他的崇高职位,解决出现的冲突。在安全理事会授权展开维持和平行动后,秘书长及时组织和展开这些行动的能力应该得到加强。维持和平若要有效,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在会员国国家武装部队中保留能够迅速向联合国提供的部队。现在已有66个国家参加联合国的待命安排。我高兴地指出,尼泊尔是签署《谅解备忘录》的10个国家之一,承诺我国在接通知后迅速为维持和平的目的提供2000名部队,其中包括医生、工程师、观察员和总部人员,以及200名文职监测员。现在应该是迅速部署部队总部开始运作的时候了。

尼泊尔相信,秘书长关于建立一个新的联合国发展集团和一个联合国发展援助架构的建议将为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联合国发展活动提供更加明确的重点和方向。在尼泊尔,联合国开展的许多发展活动基本上已融入实地。但是必须注意,不能为了一体化或者合并的名义,使个别方案、基金或机构已经证明的长处消失。我们还认为,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研究联合国系统各种专门机构间分工问题是一个不错的建议,值得仔细考虑。为了使各国际发展活动更加协调,尼泊尔认为,联合国和国际金融机构及世界贸易组织之间需要建立一种更加密切的关系。

鉴于和平、进步和人类是联合国关心的核心问题,尼泊尔作为一个对人权有深刻承诺的实际运作的民主国家,赞赏秘书长打算加强和扩大联合国在人权领域的能力的意向。我们欢迎加强人权秘书处和任命爱尔兰前总统玛丽·鲁滨逊夫人担任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我愿祝贺新任高级专员,并表示我国代表团相信她会是独立可信的人权卫士。我们欢迎她决心缩小在对人权认识方面

的差距。她已正确地指出,集体的权利和个人权利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人权的规模同社会、文化和经济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需要从广泛的角度加以处理。

作为所有各项基本的国际人权文书的签字国和参加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的与会国,尼泊尔期望着明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五十周年。《宣言》把免受恐惧和匮乏的自由同言论和信仰自由一起,定为人的最高理想。同和平与可持续发展问题一起,人权问题也应该成为联合国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许多地区的和平仍然很脆弱。尼泊尔对中东和平进程遭受挫折深感关切。定居点政策阻碍了和平进程。该地区突然迸发的暴力也无助于恢复相互信任,而没有相互信任,和平进程就不能成功。

如果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就不可能在中东建立全面、公正与持久的和平。我们敦促有关各方不要背离它们明确表示的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承诺。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延长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通过是核军备控制和裁军历史上的一个光辉时刻。《化学武器公约》已经生效,令我们感到非常欣慰。随着去年分别在东南亚和非洲建立无核武器区,我们希望,在其他区域,例如中东和南亚建立无核武器区的努力将不懈地继续下去。

如果不能给各国和各国人民带来安全,那么裁军,特别是核裁军便毫无意义。只有彻底消除核武器才能带来这一安全。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支持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中的 28 个不结盟运动国家和中立国家提出的在一段时间内分阶段消除核武器的行动方案。我们对裁军谈判会议今年的届会完全没有取得进展感到失望。

尼泊尔赞成加强裁军谈判会议作为主要全球裁军谈判论坛的作用。

尼泊尔欢迎本月在奥斯陆就全面禁止杀伤地雷公约的案文达成的协议。它将认真考虑于 12 月在渥太华签署该公约。不能容许利用地雷滥杀滥伤,炸残和炸死无辜者,包括妇女和儿童。

虽然必须大力强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的重要性,但必须指出,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夺走最多人命的是常规武器。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的重要性就在于此。联合国小型武器问题政府专家小组的工作为联合国今后

在这一领域采取行动奠定了基础。该小组今年在加德满都举行了它的一次届会。

建立信任措施和非正式场合的定期对话是为实现裁军和安全所作长期而艰苦努力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我高兴地指出,设在加德满都的联合国和平与裁军亚洲和太平洋区域中心已成为就裁军和安全问题进行此种非正式对话的有益论坛。

尼泊尔一直参与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这反映了我们对联合国理想始终不渝的信念。在过去四十年里,尼泊尔的维持和平人员在世界所有区域为了和平事业骄傲地在联合国旗帜下服务。许多尼泊尔“蓝盔人员”在寻求和平的过程中丧生和残废。尼泊尔士兵带着奉献精神和专业精神为联合国服务。尼泊尔将继续为和平事业服务,对联合国的每一项援助要求都作出积极和迅速的回应。

在经过为期三年的漫长而曲折的谈判后,《发展纲领》于今年获得通过。这是恢复南北发展合作方面的一个令人欢迎的迹象。《发展纲领》确定了有着特殊需要的国家群体:最不发达国家、非洲、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国家。这项纲领是否能起作用,将只能以它忠实实施情况来衡量。在有保障和可预见的基础上提供更多的资源是最不发达内陆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大会去年决定宣布第一个联合国消灭贫穷十年。这是人们盼望已久的国际社会对贫穷普遍性的确认。贫穷现在是和平、可持续发展和人权的最大威胁。因此,消灭贫穷应该是联合国的一项核心活动。我们认识到,这是秘书长的改革措施和建议的主要方向。我要再次保证,我国将在这方面向秘书长提供充分的支持与合作。减轻贫穷是尼泊尔可持续发展规划的优先领域。需要一项大范围的方案来大幅度地减轻贫穷。

目前几乎所有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内陆国家生活水平都急剧下降,这具有讽刺意味地证明,尽管建立了本应带来世界各地繁荣时期的新贸易制度,但这些国家却遭到严重排挤。提供给最不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减少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反常现象。对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其中深受地理位置方面额外障碍之苦的内陆国家而言,直接的外国投资在今后一段时间不能代替官方发展援助。

我要声明尼泊尔毫无保留地谴责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并决心防止恐怖主义者从其行为获得好处。我们的坚定立场是,恐怖主义是对国内和国际安全以及国家间和平关系的威胁。此外,它还威胁到民主体制的发展和运作,危害到世界各地人们的人权。尼泊尔决不会允许恐怖主义分子利用其领土侵害其他国家。

尼泊尔认为,各国应创造一个人们不必背井离乡或作为难民逃离自己国家的环境。这样的人数以百万计,用秘书长的话来说就是,无以计数。尼泊尔也在承受难民的负担。尼泊尔是一个最不发达的内陆国家,它正努力在一个作出深刻人权承诺的议会体制中应付本国人民不断增多的要求,因此,我们的负担极其沉重。我们得到了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我们感谢这一援助。这个问题对我们而言的严重性可以从今天尼泊尔每两百个人中就有一人是难民这一事实中看出。我们坚持难民有权与平和体面地返回家园。尼泊尔国王陛下的政府决心通过对话和平解决这个问题。

尼泊尔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的创始成员。尼泊尔正在南盟的总体范围内积极推行区域合作与谅解的政策。该联盟构成我们根据《联合国宪章》和不结盟的方针与世界所有国家和平友好相处并开展合作的总体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

我们区域的国家正开展各个领域的合作,包括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贩运,减轻贫穷和促进区域贸易。我们正努力协调七个成员国在重要全球问题上的政策。我们在专门讨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大会第十九届特别会议期间进行了这样的协调。现在我们区域每年都举行许多部长级会议。各国外长将于大会的年度届会期间在纽约举行非正式会议。南盟已落后于其他许多类似联盟,但该区域各国正不懈地努力,使合作成为惯例,并确定具体的合作措施。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们已听取了本次会议一般性辩论的最后一位发言者的发言。

一些代表团要求作行使答辩权的发言。我提醒各位成员,根据第34/401号决定,行使答辩权的发言第一次应以十分钟为限,第二次应以五分钟为限,各代表团应在其座位上发言。

崔明南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们感到吃惊的是,来自南朝鲜的绅士今天上午企图以对我们不实的指控而鼓动敌意与对抗,但此时来自

世界上的各位著名人士正进行有关在和解与合作的气氛中加强联合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作用的建设性审议。我们坚决反对他的指控,其特点是虚假和政治上无知,目的在于误导世界舆论。

就化学武器而言,正是美国和南朝鲜在朝鲜半岛引进和使用化学武器。因此,南朝鲜当局没有任何权利来谈论《化学武器公约》。我国是美国和南朝鲜在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生化武器袭击的直接受害者。南朝鲜是违法者,在污蔑我国的同时却正保存大量的化学武器储备,这不过是掩盖其准备进行新的生化武器战争的欺骗伎俩。是否加入禁止化学武器的公约,仍然完全是每个国家的主权权利。

南朝鲜对其宗主国美国在杀伤地雷方面所讲的话的准确模仿,正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失望。

对于人权问题,南朝鲜实际上是朝鲜半岛上的人权沙漠,这引起国际社会关切。南朝鲜目前的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地导致有计划和持续的严重侵犯人权的模式。这是因为完全剥夺包括国际人权文书所规定的选择意识形态的权利及言论和观点自由在内的各种权利和自由的国家安全法,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一直作为扶持这样一种社会制度的法律工具而存在。

国家安全法迄今已造成大批思想犯,其中包括长期的政治犯,它仍被用来当作镇压包括南朝鲜学生组织“**Manchongryon**”在内的不同政见者和组织的非暴力政治活动的万灵丹。

根据初步的统计,有数以百计的思想犯,其中包括诸如安化燮和韩江许先生等长期政治犯以及很多被监禁40多年的其他人,这一时间是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总统所服的刑期的两倍,他一度是已知世界上刑期最长的犯人。他们在0.7平方米的监牢中受煎熬,从20岁至60或70岁看不到一丝阳光,只有死亡后才能被释放。

是否有数以千计或数以万计的更多的这种尚未知道的思想犯,这仍然是南朝鲜当局的唯一秘密。只要诸如国家安全法的这种反人权法律象恶梦一样残存,南朝鲜的人权状况就仍不会改变。国际社会已把国家安全法指责为侵犯人权的根源,并因此要求予以取消。

甚至南朝鲜的宗主国美国也不再能保护南朝鲜,它表明取消国家安全法是其官方立场。南朝鲜当局需要铭

记:它们的政权无法仅通过用文职人员的外衣来包装而自动成为文职官员政权。

我们借此机会建议南朝鲜不要继续成为国际谴责的对象,废除国家安全法,使其社会民主化并无条件地释放所有思想犯。

我们在四方会谈方面有更多的话要向南朝鲜讲。美国和南朝鲜方面的解释是,建议中的四方会谈旨在确保朝鲜半岛的持久和平。为了实现这种和平,应及时地以一项持久和平协定取代目前的停战制度,美国驻扎在南朝鲜的部队应撤走。这是人人都十分清楚的常识。

然而,在前两轮的最初谈判中,南朝鲜方面坚决反对有关这些问题的审议,违背了上述的谈判宗旨。相反它坚持四方会谈应主要集中于有关南北朝鲜之间关系的问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坚持其立场:即在多边会谈中讨论南北关系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是国家的内部问题。因此,南朝鲜方面对应在多边会谈中讨论国家内部观点的要求,是一种没有任何国家独立的表示,是一项引入外部干涉的反民族行为。

南朝鲜把自己美化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天使。这不过是纯粹的虚伪行为。主席先生,坦率地对你讲,南朝鲜正表面上叫嚷对我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而回过身来则正诉诸罪恶的企图来对其它国家及政府和非政府国际组织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设置障碍,声称援助被全部转用于军事方面,以及今年会有良好的耕作。

1984年,当南朝鲜受到洪灾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崇高的人道主义和爱国精神,慷慨提供大量合作。只要南朝鲜企图利用人道主义合作问题来达到其不公正的政治目的,我们就无意接受任何这种合作。我们敦促南朝鲜当局立即停止滥用人道主义合作问题来达到其扼杀和孤立我们共和国的政治目的。

就朝鲜半岛的核问题而言,把外国核武器引进国内以摧毁我们民族的南朝鲜当局,没有任何资格对之加以评论。再讲一遍,朝鲜半岛的核问题是应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解决的双边问题。南朝鲜当局应坐在那里观赏这一进程而不是在核问题上采取可笑的行为。我们真诚希望南朝鲜当局本着民族独立的精神行事,尽早停止依赖外国力量,不要再滥用联合国的神圣讲坛来进行南北对抗。

戈列利克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摩尔多瓦共和国外交部长尼古拉·塔巴卡鲁在今天上午的全体会议发言时说,俄罗斯联邦军队继续在它的国家领土上非法部署,并说这违反了这一条国际法原则:未经一国同意,不能在其领土上部署外国军队。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受权作以下答复。

那项发言同俄罗斯总统和摩尔多瓦总统最近在9月份在莫斯科会晤期间所达成的协议是相矛盾的,协议的实质是在外德涅斯特的俄罗斯军队正在不断得到削减。但是,如果这些部队最终撤出而外德涅斯特问题没有得到政治解决,这可能导致无法控制的局势,尤其因为在该地区有许多主要军火库。

众所周知,俄罗斯联邦正在对尽早促成外德涅斯特问题的解决发挥积极作用。我国的这一作用已由摩尔多瓦代表团团长在其今天的发言中指出。

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在下述基础上得到解决:为外德涅斯特地区确定特别的地位,同时保持摩尔多瓦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事实上这一原则已经反映在今年5月8日在莫斯科签署的关于摩尔多瓦共和国同外德涅斯特之间关系正常化原则的备忘录之中。

恢复各当事方之间的正常生活和对话的进程并未简单象人们希望的那样发展。正在继续进行由俄罗斯方面参加的大量艰苦工作,这项工作遇到了某些复杂情况和感情因素。这些只能通过果断、和平的努力予以解决。

在基什尼奥夫和莫斯科之间密切的双边关系范围内,摩尔多瓦共和国总统和政府对这一现实表示明确谅解。然而,摩尔多瓦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在发言中却对局势提出了不同的解释。这造成了一些问题,要记住仅在几天前,俄罗斯政府的副主席谢罗夫先生访问了摩尔多瓦,并同摩尔多瓦共和国领导人和外德涅斯特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在那些谈判中,俄罗斯方面未曾听到与我们今天在这个讲坛所听到的发言相同的任何言论。

最后,我要说我们深信外德涅斯特的解决进程是有可能的,但是为实现这一点,重要的是要保持其建设性活力。从俄罗斯方面来说,已经竭尽全力使这一进程能够成功。

林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尽管并非完全出人意外,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北朝鲜同事发表了针对大韩民国的又一次典型无成果的发言。尽管他提到了好

几个问题,但是我只打算主要谈有关人权的问题,以便对他本人进行启发并且向其他代表团提供资讯,因为我国外交部长已经在今天上午的发言中就其他问题充分详尽地说明了我们的立场。

首先,我要问一下我的北朝鲜同事,他是否真正认为北朝鲜有任何资格对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权提出质疑。人权的概念是复杂和多层面的,因此有关这个问题的任何辩论都易于成为有争议和无结论的。但是,另一方面,讨论北朝鲜的人权局势则是简单的。

政治上,众所周知北朝鲜由极权制度支撑着,它现在已经形成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王朝。这个制度是鼓励或甚至允许其公民进行政治参与的制度吗?我严重怀疑这一点。

经济上,我同样怀疑普通北朝鲜人的基本人类需求得到其领导人的满足--这个领导声称它已经创造了工人的天堂。我不知道如何使关于天堂的这个概念同北朝鲜当前的经济局势相符?

社会上,北朝鲜人生活在无法想象的控制和征服的魔掌之中。的确,北朝鲜人民完全无法问津基本的行动、言论和集会自由。

在国际方面,北朝鲜表现出它同世界其他国家是如何可悲地步调不一致,为了对一项有关北朝鲜人权局势的决议作出回应,它宣布退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的意图,这项决议是在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民族小组委员会今年的会议上通过的。

如果对北朝鲜的人权局势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那么总是有可能参阅大赦国际的报告,报告除其他外,载有关于在北朝鲜各地关押政治犯的大规模集中营的生动材料。

总之,我认为自由书屋的一项调查将北朝鲜描述为

“最具压迫性国家中的一个最坏的国家”

是对北朝鲜的人权局势提供了最好总结。

北朝鲜代表还长篇大论谈到我国的国家安全法。但是,它未曾提及的却是颁布该法律的原因。直截了当地说,我们需要这一法律,因为北朝鲜不断将武装特务派遣到大韩民国,这一点已由去年9月北朝鲜潜水艇的渗透事件得到证明。事实上,北朝鲜的共产党纲领仍然规定把在共产党统治下统一双方作为一项首要目标。

在这一背景情况下,我国代表团认为北朝鲜代表团质疑另一个国家的人权局势简直是荒唐的。

如果北朝鲜仍然坚持讨论人权,它首先应该向全世界,尤其是向人权组织开放它自己封闭的社会,以使我们都能够确切地看到在其境内正在发生的情况。

如果没有任何客观材料或佐证证明情况是相反的,北朝鲜毫无根据的指控将同以往一样继续是空洞无效的。

崔明南先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英语发言):我不认为有任何必要断然批驳南朝鲜代表的发言,其发言的特点再次是政治上的无知和反人性的。

正如各代表团刚才所看到的,南朝鲜当局甚至在联合国这一神圣讲坛上仍然再挑起北南朝鲜之间的对抗。

为使各国尊敬的代表增加了解,请允许我简要地讲述一个严酷的现实。近年来,尽管社会制度、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不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其他有关组织仍对遭受了一系列自然灾害的我国提供了慷慨的国际援助。

但是,南朝鲜当局却把几年前在我国犯下罪行、因害怕受到审判而逃到南朝鲜去的人带到美国来,企图破坏国际人道主义援助的气氛。南朝鲜当局还组织了将在大会本届会议进行时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他们甚至说不应该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公有充分的粮食储备。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同源一个民族却没有人道的人南朝鲜当局进行交往?

这些企图是反民族、反伦理的,理所当然应该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它揭穿了南朝鲜当局所经常鼓噪的北南朝鲜关系的现实。

林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令我再次失望的是,北朝鲜代表团没有认识到或者假装没有认识到国际社会对他们的实际看法。但是,我们本次作出的反应将十分简短,因为我们不希望让其他代表团也卷入一场本大会厅内每个人--除了一个代表团外都能预见这样做的结果的讨论中去。

只是为了参考起见,我谨告知本大会厅内的其它代表团,作为唯一最大的捐赠者,大韩民国自1995年以来向北朝鲜提供了2.8亿美元的粮食和财政援助。

主席(以英语发言):巴勒斯坦观察员要求答辩发言。根据大会 1974 年 11 月 22 日第 3237(XXIX)号决议和 1988 年 12 月 15 日第 43/177 号决议,我请他发言。

基德瓦先生(巴勒斯坦)(以阿拉伯语发言):

(以英语发言)

首先,我要表示,我认为秘书处关于本次会议这一部分的安排并不符合既定做法。但是,我们会在主席的主持下--我希望如此--在早些时候与秘书处讨论这一问题。

(以阿拉伯语发言)

今天,以色列外交部长在本大会厅讨论了局势问题,对实际情况作了截然相反的描述,他的这种不寻常的能力令我感到惊讶。

中东和平进程正经历真正的危机;由于以色列现政府的政策和做法,这一危机可能使和平进程夭折。该政府自上台以来就采取了背离巴以双方协议的总原则。该政府还继续推行定居点的做法:没收土地,让更多的人进去定居、没收更多的巴勒斯坦自然资源。它还通过其总理提出对加强今后定居点的看法,包括接管 1967 年后被占阿拉伯领土大约一半的地方。这些看法还包括对圣城耶路撒冷--包括被占阿拉伯部分--的排它性犹太人所有权。

执行这些新政策的方式是对巴勒斯坦人民压迫的升级:封锁我们的经济、阻止人员和货物的流动、捣毁房屋和没收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居民的身份证。以色列政府侵犯了一切:国际法、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大会第十次特别会议的决议、双方达成的协议以及和平进程的基础。

以色列外长谈到了恐怖主义。我们的立场十分明确:

我们谴责恐怖主义。我们反对过恐怖主义,我们认为恐怖主义应该继续受到谴责,不管其来源如何。我们必须谴责双方的恐怖主义分子的恐怖主义行为,不论其规模如何,也不论造成的损失多大。只有维护和平进程和从政治经济上取得必需的进展,才能最终消灭暴力和恐怖主义。只有创造一种不同的环境,一种符合相互承认和尊重双方的权利而不是扩张主义政策、傲慢或压迫政策的环境,才能最终消灭暴力和恐怖主义。

以色列外长要求联合国不要处理这个问题。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他自己就提到作为以色列存在的法律基础的大会 1947 年第 181(II)号决议。自那时以来,联合国就对巴勒斯坦问题负有永久的责任,直到问题得到解决。这一责任不会仅仅因为和平进程的开始而终止。

国际法、包括安全理事会决议,是有效的,其重要性是任何过渡性协议所无法取代或削弱的。以色列存在的 50 年也提醒人们记得巴勒斯坦人民悲剧的 50 年,他们正在期望第 181 号决议另外的一部分得到执行,即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如上帝许可,由于我们的斗争和国际社会建立在正义和实现中东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愿望基础上的支持,这一点会很快实现。

今天,我们了解到阿以双边关系取得了某些积极的进展。我们希望这将导致创造一种能够取代今天这样的发言并与中东和平进程基础以及双方达成的协议协调一致的新现实。

主席(以英语发言):今天下午的会议上没有其他的发言者了。

下午 6 时 50 分散会。